

天津新小報叢書之一

君子

羅遜珠君著



六君子目

△ 小的著

第一回 洞房花燭夜

第二回 高始覺的經濟學

第三回 藝術之宮

第四回 珠聯璧合

第五回 設壇請神

第六回 唱搭桌戲

第七回 開辦學校

第八回 建設

第九回 新女性

第十回

興波作浪

第十二回

春季旅行

第十一回

籌備遊藝

第十三回

一件怪事

第十四回

海屋添籌

第十五回

美人計

第十六回

四面楚歌

第十七回

起了風潮

第十八回

君子曰終

第一回 洞房花燭夜

這天是麻子結婚的日子。又趕上好天氣。所以麻子府上來賓很多。門口見貼着「夏宅喜事」的紅條。就是牆壁上寫着的「中醫夏世仁一幾個大字。也重新用紅斗封兒寫了貼上。新郎夏世仁君。刀尺得很。一朵大紅紙花。掛在馬褂鈕扣上。顫顫巍巍的。彷彿他的心弦都在顫動。真一顆麻子裏。都好像按着小電燈。往外冒光。他今年剛剛二十六歲。但也許因為職業的關係。顯着特別老成穩重。而究竟掩不住他心花怒放。把禁不住的笑意。完全調和在客氣的張羅裏發泄出來。人們長了麻子。並不是一件對不起人的事。然而除了打磨廠的刀剪鋪競爭着以麻子作招牌而外。差不多誰全諱莫如深。拿我們的夏世仁先生說。他不但避諱麻子的稱謂。甚致於有關於麻子的事物聲音。也都避

諱着。譬如他不許娶親人撒滿天星。放爆竹不准放麻雷子之類。事事又不能盡如人意。來賓裏面也仍有故意在他的臉上取笑的。來賓裏最出風頭的。當然要算姑奶奶了。而所謂姑奶奶的好像天下都一樣。應當發一種人們所公認的脾氣似的。她現在守了寡。她的丈夫還是夏世仁一劑藥給喪了命。所以她的脾氣越發大。一進門便挑鼻子挑眼的。一切都看不上。轎圍子舊了。棚搭的不講究了。傢伙座兒湊合事了。一切沒有不加以批評的。而且還當着許多人。爲表示她的威風和懂得的多。夏世仁因爲究竟她是自己的胞姐。只得忍氣吞聲。自己悶念着說。「誰不知道講究好看。現在不是趕得這個年月嗎。一個人辦這麼大事。就不容易。要是看不上的話。掏出三百五百的來。這才是姑奶奶的大方。光說是不成。」姑奶奶聽了。就如放了個麻雷子似的炸起來。其實姑奶奶的氣。不是打一處來的。她這回掛了一端一毛多錢。

一尺的麻葛幃子。在她以爲很闊氣了。不料來到一看。還有一塊綢帳子的。偏是夏世仁勢力眼。把綢帳子掛在正中。姑奶奶的帳子反倒擱在一邊。也是因爲姑奶奶的幃子是麻葛的。麻字又犯了一聖諱。一姑奶奶不知。遂吃了這個醋。借着碴兒示起威來。說他們瞧不起姑奶奶了。不能跟他們走啦。踩着脚兒一罵姓夏的祖宗。好像她不是生長於夏家之門的。旁邊許多親友。一看這來勢很暴。假如不再攔住的話。那她將要由罵而砸。由砸而哭了。罵和哭倒也無損於別人。不勸也罷。可是一砸起來。便很危險。那便人人都有弄一身茶或湯的可能。所以大家忙過來解勸一番。茶房也直婉勸。順便把茶壺什麼的擱在一邊。結果由夏世仁賠了不是。姑奶奶允爲暫時不吵。事過去再說。於是喜棚裏暫告偏安。姑奶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似的和女賓客們進到一個屋子裏。說她丈夫生前如何闊氣。如何好脾氣來。到了十二點鐘。應當

午時發轎了。向例得通知姑奶奶一聲。姑奶奶却和别人談閒話兒。表面裝作毫不注意的樣子。靜等着有人來向姑奶奶說「該發轎了。」然後大方的看她那涮金的銅錶。偏巧不作臉得很。大概是忘記告訴他就發轎了。她這個氣又上來了。勉強壓着。站起來擰棉襖。樟腦味撲鼻。那是由箱子底剛拿出來的。上面的摺印還很深。居然大家嚷坐席。於是主人讓客人。客人又讓客人。你揪我我拉你。圍着桌子繞。雖然肚子裏直叫喚。可是直說不餓。既說不餓。可又偏不走開。這時向例應由茶房喊。「姑奶奶裏升啊。」姑奶奶坐上首。這是規矩。可是姑奶奶又得謙虛一陣子。然後坐了首位。然後再無多有少的賞茶房錢。然後茶房道謝請安。然後姑奶奶面子十足矣。然而房茶似乎看不起姑奶奶那身麻葛棉袍。他竟沒有讓姑奶奶又氣了。雖然氣而仍坐上首。氣是氣。威是威。兩種可以並行而不背。但既上坐矣而賞錢問題又不好

解決。賞錢呢。覺得太冤枉。不賞錢呢。人家又要笑姑奶奶不懂規矩了。於是想起一個折中辦法。卽是「賞而罰」。庶幾乎恩威並施。剛柔相濟。遂由一個手巾包裏。揀出五大枚來。叫茶房道。「給你。」茶房好像剛由棺材裏爬出來。他搖頭道。「您帶着吧。」姑奶奶一聽。使足了勁。把五大枚銅元。向茶房的臉打去。跟着又跺腳罵起來。順便又打了兩個碟子去。於是天下大亂。賓客都躲在一邊。姑奶奶又哭又罵。恨不得在地下打幾個滾兒。可是又捨不得這身新棉襖。茶房也直不答應。想找誰揍一頓。又沒地方下手。這時夏世仁謝完親。由外邊進來。忙問道。「怎麼一回事。」茶房氣憤憤的向前說道。「您家姑奶奶拿銅子兒揣我一個滿臉花。我招着……………」他還沒說完。夏世仁氣滿胸堂。掄圓了臂。給茶房一個嘴巴。打得茶房一怔一怔的。其實不知道「滿臉花」三個字又犯了忌諱。茶房不是有意當面侮辱。自不能甘心。也大

罵起來。平日夏大夫本來沒有打人的勇氣。現在不是人多恃眾嗎。果然眾賓客又來解圍。好像不是爲來賀喜。而是來勸架似的。這回的結果是。摔的傢伙照常賠。茶房多加一塊工錢。亂復歸於治。大家又坐起席來。反正不管賀喜也罷。勸架也罷。吃是不能犧牲的。吃飽喝足。熱手巾把兒一擦臉。立刻精神飽滿。食火光恆。專等着看新娘子。一會兒外面鑼鼓喧天。喜轎臨門。先擁進一羣孩子。跟着便許多婦女扶老携幼。浩浩蕩蕩。連擠帶闖。排山倒海而來。喜棚裏緊張萬分。吹鼓手拿肚子挺着八面大鼓。分排左右。一齊敲起。震得人胸裏食直要往外漾。喜轎一直搭進喜堂。新婦下了轎。便有人扶着走進新房。這時新房便成了禁宮。不准人隨便進去了。據三姨兒說是忌屬猪的和屬鼠的。像趙大媽錢二孀才有資格進去。連三姨兒自己都自動的放棄入門的權利。因爲她正懷着肚子。外面的孩子。本想看看那新娘婦是什麼樣。可是

等了半天。也仍然看不見。於是改變目標。看看那打着飽膈兒的大嘴和破牙籤戳破的牙床子。肩上披着振布的茶房踢着狗。狗在桌底下打架。門外念喜歌的念着吉祥的祝詞。三姨兒的孩子吃柿子滴達一身的黃湯兒。三姨一邊打着一邊給擦。廚房裏傳出炒杓的聲音。大師傅敲得像電車腳鈴似的。真有點目不暇給。耳不斷聽。五光十色。好不熱鬧。大殺風景的是本家姑舅親二爺。大下逐客之令。那一羣孩子。好像塌了半隻天。哄的往外去了。新郎新婦拜完天地。跟着拜見親友。大家莫不喜氣盈盈。眉開眼笑。首先受頭的是姑奶奶。姑奶奶在威嚴中表示着大方。一邊受禮一邊說。一到過年這時候就得一個小白胖子。一說罷。大家全笑了。這時隨便一句話。即或是人家說過多少遍。也要闐堂笑一笑。這種笑固然機械。然也算是人情。如此一拜一人。每人都要說個笑話兒。每次都能引得闐堂大笑。親戚拜見完了。該拜見朋友。

就有人主張新人不必磕頭了。只要鞠三鞠躬即可。鞠躬一樣是國家大禮。但人人都以爲較磕頭爲禮輕。鞠躬也罷。反正得要見的。於是一羣男客巴不得擠進去了。女客毫不退縮。在這個環境裏。允許自己可以大方一些。跟着說說笑笑。雖然心裏偶然也能想到男女有別。許多滑頭少年。在婦女面前。更要賣弄智慧。逗得新嫂嫂一笑。或是新郎一臉紅。使女客們暴笑起來。然後得意的甩着袖子走出。那笑容半天不會止住。到了晚晌。酒闌人散。可是還有幾位親友沒走。那都是住在附近和本院街坊的。本院街坊姓高。高先生。有三十來歲。頗好風雅。自己起名爲「始覺」。有點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和夏世仁氣味相投。時常在一塊兒研究字眼兒。岸然道貌。自炫博學。老氣橫秋。看不起人。可是除去那有錢的。這時有幾位戲迷。拉着胡琴。唱起戲來。有一個唱得很高興。搖頭擺腦的。有二十多歲。打扮也像伶人。高高的領子。鑲得脖

子不能轉動。他叫汪笑我。因爲他姓汪。所以學的是汪笑儂。而自己也特別表示出來。取名爲一笑我。一笑儂笑我。不知道的真以爲是親兄弟。他說話有點口吃。可是唱起戲來却如珠走盤。毫不結巴。誰都以爲奇怪。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是怎麼一回事。人家因爲他唱戲居然不結巴。所以都喝起采來。而汪笑我便更得意的很。面向着壁而回過頭來道。「再拉拉拉——一個倒倒倒板。」琴手操起胡琴。又唱起來。把一段托兆碰碑。唱得非常淒蒼哀婉。高始覺在一旁直搖頭。暗道。「人家喜事。那裏有唱這個喪氣戲的呢。不盡人情至於此乎。」話尙未完。汪笑我又唱起汪笑儂的拿手戲。馬前潑水。「正所謂家徒四壁。日對芙蓉花。……」唱得夏世仁都不好意思起來。幸而這時有人提議。「該開洞房啦。」這才把他的西皮二六止住。鬧洞房這件事。是少年人最喜歡作的。第一是使人受窘。自己快意。這是中國人共同心理。第

二是對於新郎多少有一點忌妬和報復的心理。因爲人們無論表面如何莊重。對於新郎子。總有一些在良心上歉然的思念。高雅如高始覺。也還偶然起了一次心潮。當他看到新娘子那樣楚楚可人的時候。鬧洞房。便是人們揭開了面具。藉着可以隨便玩玩的習慣的盾牌。企圖暢快他的心意。可也奇怪。新娘子不管多醜。自是她當了新娘子。便可以增加她幾分美。夏世仁的新娘子。美中加美。以至使人對於藤子臉兒發生一種恐懼。怕是將來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也就跟着想到。一種不幸的事。也許因爲我而發生吧。一心理這樣想。嘴裏却還說笑着滿滿大方的一點不慚愧。汪笑我道。「叫大大嫂嫂子唱唱一段二二段簧。」旁邊一個叫羅國賢的。是個駝背。說話的聲音刺耳的尖銳。他道。「你說話都不利落。就別巴卽往前了。」汪笑我道。「羅羅鍋子少少說話吧。」汪笑我自以爲年青漂亮。希望在新娘子前面出出

風頭。卽或自己吃虧。而博得新娘子一笑。也是甘心願意的。姑奶奶又發了話了。「新房還忌着屬相。不能隨便進去。」這話大殺風景。一股熱氣。全被打回。汪笑我道。「她她鬧了一一天。這這時候又討討人嫌。羅鍋子道。「走哇。咱們該打道回宮啦。」頗像法門寺賈桂的聲音。高始覺道。「留神叫駱駝踏着。」羅鍋子最愛跟人玩笑。無論是誰。不管大小。所以人人也全好和他開玩笑。高始覺平時最文縷縷的。但是遇到羅鍋子也偶爾湊一兩句玩笑。羅鍋子道。「得啦狗屎。歇着吧。」大家笑着一鬨而散。這時只剩下本家和至親了。那根本就沒打算走。住在這裏的。她們都在東裏屋門紙牌。西裏屋是新房。幾位婦女陪着新婦在說話。可是新婦人一句也沒有說。盡聽她們的啦。可也沒聽下說的是什麼。只是聽她們老叨叨嘮嘮。唧唧喳喳的說個不絕。夏世仁在賬房算賬呢。開銷多少。份金多少。幃子多少塊。高始覺出了兩毛

錢拜錢。兩毛錢份子。來了一家子。吃了兩頓飯。還饒上作天的落座兒。麵。羅鍋子出的是席票。還是道光年間的呢。現在都沒有法兒找這個舖子去了。還有一位叫賈克禮的。出了四毛錢的份子。份子由洋車夫遞進來的。開了二十枚力錢。兩毛錢飯錢。夏世仁算完一看。有賠無賺。這時姑奶奶心疼兄弟了。她叫道。「二爺你還不歇着哪。什麼時候了。還算什麼賬。一夏世仁越在這個冬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越是顯顯從容不迫。他道。一好。等一會。這就完了。」他又翻了翻份子賬。大多數是老街坊舊鄰。還全按着老規矩。喜敬四千。合着連一毛錢都不到他。又耽誤一會兒。別人也直叫他休息道。「累了一天啦。該歇歇啦。」他這才走進新房。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兒。誇獎新媳婦幾句。又和夏世仁打趣幾句。便繼續走去。屋裏便只剩下新婚夫婦二人了。夏世仁笑着看看娘子。新娘只是低着頭不語。夏世仁想起西廂記來。「哈。怎不回

過臉兒來。……我把你裙帶兒解。……劉阮到天台。……蘸着些兒麻。媽的。這兒偏偏有個麻字。一

第二回 高始覺的經濟學

趁着夏世仁休息。一夜無話的時候。把高始覺先生介紹給讀者罷。因為他也是本說部的主要角色。高始覺今年三十多歲。已經留着鬚子。他以為留着鬚子可以表示老成持重。古雅風流。其實他不知道壯年人留着鬚子。整個兒像個奸細。一點不像端莊的樣子。不管你怎麼凸着頭。椰子繃着臉。他的老婆比他上四五歲。纏着兩隻脚。雅雖不雅。但却古怪得很。孩子將六歲。已經會作揖。會當着客人要錢了。高始覺要是在以前年月。至少是個秀才。現在却受了年頭兒影響。感到生計艱難了。他雖然担任了道德會員的名義。但這種組織是空洞的。沒有什麼事